



著 思 克 馬

法蘭西階級鬥爭

社 放 解

著 思 克 馬

爭閩級階西蘭法

社 放 解

法蘭西階級鬥爭

著者 馬克思

譯者 柯柏年

出版者 解放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〇年三月東北初版・

本書根據一九四九年六月北京版翻印

1—6,000 (長)

目 錄

『法蘭西階級鬭爭』序言·····	一
一八四八年從二月到六月·····	四〇
從一八四八年六月到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	八七
從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到一八五〇年三月十日·····	一四六
一八五〇年普遍選舉制底廢止·····	二〇六

『法蘭西階級鬭爭』序言 ①

這本新近再版的著作，是馬克思初次嘗試用他的唯物史觀從一定的經濟狀態來說明一部份的現代史。在『共產黨宣言』中，唯物史觀學說大體地應用於近代歷史全部；在發表於『新萊茵新聞』②的馬克思和我的論文中，常常應用唯物史觀來解釋當

① 恩格斯爲『法蘭西階級鬭爭』所寫的這一篇序言，有牠底歷史。當一八九五年登載於『前進』時，被刪得把恩格斯底主張在本質上完全歪曲了。恩格斯於一八九三年四月三日寫信給拉法格，談到了此事，說道：

『某同志（恩格斯是指威廉·李卜克內西——編者註）和我開了一個大玩笑。他不久之前，就喜歡宣傳，尤其是在柏林正準備着「除非法」（*Ausnahmsgesetz*）的現在，更喜歡宣傳：不論在什麼情況之下，都要採取和平的、非暴力的策略。他從我那篇爲馬克思論及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法國的論文集即（「法蘭西階級鬭爭」——譯者註）所寫的序言，把所有能用來擁護「和平的非暴力的策略」的，都拿取了。但我只對現在的德國推薦這種策略，而且有本

時的政治上的事件。可是，在這裏的主眼，是要證明一個對於全歐洲是緊要的而又典型的發展底幾年過程中的內在因果關係；這即是說，依照著著者底意見，追溯政治上的事件，最後追溯到經濟因素底作用。

判斷天天發生的個別事件或一串事件時，誰都不能一直追溯到最後的經濟因素。就是在今日，專門的新聞雜誌供給了這麼豐富的材料，在英國天天注意世界市場中的

質上的保留。在法蘭西、比利時、意大利和奧大利，是不可能遵守這個策略之全部，而在德國，這個策略到明天也會變成不適用的。」

恩格斯對於他底序言所遭受的無禮的『編輯者的』刪節，表示憤慨，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一日，他也寫信給考茨基，說：

『今天我看見了在「前進」(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中央機關報，由威廉·李卜克內西編輯——編者註)登載我底序言底節要，事前既沒有通知我，又把原文刪節得使我好像是一個不管代價如何的合法性底和平的崇拜者；這真使我大為驚異。所以，我很希望我底序言全文在「新時代」(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雜誌——編者註)發表，以抹去這種可恥的印象。』

『我將斷然對李卜克內西以及那些——不論是誰——給他有這個歪曲我底意見之機會的人

產業和貿易之變動以及生產方法中所發生的變化，要在不論什麼時間就從這些極複雜的與不斷變化的因素得出一般的結論，——這還是不可能做到的。在這些因素中間，其最重要的因素，大抵在還沒有突然強烈作用於表面之前，都經過了長時期的潛在的活動。對於某一個時期底經濟史底明確的概觀，決不是當時的，而只是事後的；在搜集和鑑別了資料之後，才能得到。在這裏，統計是必要的補助手段，而統計總是

們，發表我對於此事的意見。」

可是，『新時代』所發表的序言，雖比較完全，但還不是全文。

德國社會民主黨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時間』發表恩格斯序言之全文，這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柏恩斯坦早已就在他底『社會主義底前提』(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一書中，機會主義地企圖把『新時代』沒有全部發表的恩格斯的這篇序言，說成爲恩格斯與其革命的過去訣別之『政治遺言』。恩格斯底序言之真本，由布爾塞維克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傳統之忠實的保護人——在蘇聯第一次發表。

在第一版被刪去的地方，都加上方括弧和加點。

② 關於『新萊茵新聞』，請參閱恩格斯底『馬克思與新萊茵新聞』這一篇論文。

——編者註
——編者註

落在事件之後面的。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研究現時歷史，不得不把最有決定作用的因素，當爲恒常不變的，把在那一時期開始時就已存在的經濟狀態當爲在整個時期中一定不變，或者，對於經濟狀態的變化，只注意那些擺在我們眼前明明白白的事件所發生出來的變化，因此也是能够明白看見的變化。所以，唯物論的方法，在這裏受限於：追溯政治的衝突到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社會各階級底利害鬭爭，各階級底各派別底利害鬭爭，並證明各個別的政黨，是這些階級與階級各派底適當（其適當之程度或多或少）的政治的表現。

我們，不能避免地，忽略了經濟狀態中的當時的變化，忽略了我們所研究的一切事件底真正基礎；這，很顯然地，是一個謬誤泉源。但是，當代歷史底總括的敘述，其一切條件，都不能避免地包含着謬誤泉源，——可是，這並沒有阻止任何人寫當代歷史。

當馬克思着手從事這一部著作時，不能避免上面所說的那些謬誤泉源，其程度更大。在一八四八至四九年的革命時期，經濟的變化也同時完成，所以，要追隨經濟的

變化，或甚至對經濟的變化要得出一個概觀，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亡命於倫敦的最初幾個月，在一八四九至一八五〇年的秋季和冬季，情形正是這樣。但馬克思恰在這個時候着手寫這部著作。雖有這些不利的情況，他對於法國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經濟狀態與二月革命以後的政治歷史，都有精確的知識，使他能敘述這些事件，空前地把這些事件底內在關係都揭露出來，而且後來又經過了馬克思親自審查兩次都很合格。

第一次審查，是這樣來的，即，在一八五〇年以後，馬克思又有功夫從事研究經濟，他首先着手研究近十年來的經濟歷史。從前他半先驗地（先驗就是沒有經驗根據——譯者註）由不完全的材料所推得的結論，他現在研究了經濟，事實本身使其完全明白了，即，一八四七年的世界貿易恐慌，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①底真母親，而產業繁榮（自一八四八年中葉就逐漸回復，至一八四九和一八五〇年乃達其全盛），是新近力量加强的歐洲的反動底更生力。那是決定一切的。在最初的三篇論文中（登載

① 法國革命起於一八四八年二月，德意志革命起於三月（三月一日爆發於維也納，三月十八日爆發於柏林）

——編者註

於正月份、二月份和三月份的『新萊茵新聞——政治經濟評論』，漢堡，一八五〇年），還希望不久會有新的革命高潮，但馬克思和我們自己在爲最後一期所寫的史的概觀——登載於一八五〇年秋季特大號（五月到十月）——中，立即就永遠捨棄這些幻想：『新的革命，只有作爲新的恐慌底結果，才有可能。有了恐慌，就一定有革命。』可是，必須根本修改的也只有這一個地方。在這篇史的概觀中，繼續敘述自一八五〇年三月十日至秋季爲止的事件，證明在以前數章中對於事件的解釋以及在那些解釋中所確立的因果關係，是絕對沒有什麼要更改的。因此，我把這篇繼續敘述的文章，作爲第四章，編入此書現在新版中。

第二次審查，更爲嚴峻，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波拿巴政變發生之後，馬克思立即重新研究法國歷史，自一八四八年起，到這個把革命時期暫告一結束的事件爲止（『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三版，邁斯納書店，漢堡，一八八五年）。此書所講到的時期，在那本書中重又講到，但講得較爲簡潔。將這第二次的記述——牠是在一年多之後，參照拿破崙第三的政變這一個重大事件而寫的——與在此書中的記述，比較

一下，就可看出著者所不得不更改的地方，只極少數。

世界各國底工人政黨，一致同意將牠們底經濟改造的要求，縮約成一公式：生產手段歸社會佔有。第一次說出這個公式的，就是此書。這就使此書更有特別意義。在第二章中，當論及『勞動權』——牠說『勞動權』是『把無產階級底革命的要求概括起來的一個最初的拙劣的公式』——時，說道：『但是，在勞動權之背後，站立着凌駕資本的權力，在凌駕資本的權力之背後，站立着生產手段之奪取，資本屈服於結合的工人階級。所以，工資勞動與資本都廢除了，工資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相互關係也廢除了。』在這裏，第一次把這個命題公式化。這個命題，使近代的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在一方面與各式各樣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以及其他式樣的社會主義^①，在另一方面與空想的和自然發生的工人共產主義底混亂的財產共有論，都區別得極明顯。後來，馬克思將這個公式擴大，把交換手段之奪取也包括進去，這也不

過是把主要命題所必然的結論說出來罷了。在『共產黨宣言』之後，不論在什麼場合，說生產手段之奪取的時候，用不着說是連交換手段之奪取也包括在內。近時英國有幾個賢人主張『分配手段』也應交歸社會。經濟的分配手段，既不是生產手段，又不是交換手段，這些先生們也一定很不容易說出牠們究竟是些什麼東西；除非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租稅，貧民救濟，包括薩克森林(Sachsenwald)①以及其他的贈賜。但是，第一，這些分配手段現在已經是集體所有，或者是歸國有，或者是歸市有；第二，這些東西恰是我們所要廢去的。

★

★

★

當二月革命爆發時，就我們對於革命運動底條件與行程之見解來說，我們都是受了以前的歷史的經驗，即法國底歷史的經驗，所束縛的。自一七八九年以來，歐洲歷史之全部，確是在法國支配之下；現在，法國重又發出了大變革之信號。所以，我們

① 薩克森林(Sachsenwald)是贈給德國宰相俾斯麥的一個很大的莊園。

——編者註

對於一八四八年二月在巴黎所公佈的『社會』革命底性質和途徑之見解，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底性質和途徑之見解，很受一七八九至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先例①底回憶所渲染，這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能避免的。而且，當巴黎起義已有維也納、米蘭和柏林底勝利的暴動來響應時，當整個歐洲一直到俄國邊境都捲入革命運動之漩渦時，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已在巴黎進行第一次的爭奪政權的大戰時，當自己階級底勝利，震動了各國的資產階級，使他們重又逃入那剛被打倒的專制的封建的反動之懷抱時，——在當時的情勢之下，我們以為沒有疑問，大決戰是已爆發了，是要在這一長期的多變化的革命時期中進行決戰，結果一定是無產階級得到最後的勝利。

在一八四九年失敗之後，我們並沒有與俗流民主主義派——他們團結在空名的臨時的未來政府之周圍——抱着相同的幻想。俗流民主主義派預期『民衆』很快就會澈底打敗『壓制者』；我們却預期把『壓制者』排除之後，在『民衆』內部的對立份子

① 即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與一八三〇年的法國七月革命。

之間，還要有一個長時期的鬭爭。俗流民主主義派一天又一天地期望新的革命爆發；我們在一八五〇年秋季早就宣稱革命時期第一章是已經結束了，在新的世界經濟恐慌尚未爆發時，是再也沒有什麼可期待了。因為這個緣故，我們被指為革命叛徒，而受排斥。可是，這些罵我們為革命叛徒而排斥我們的人，後來差不多全部與俾斯麥言和——只要俾斯麥認為值得與他們言和。

但是，歷史指摘出我們也是錯誤，暴露出我們底當時的意見是一個錯覺。歷史所為，尚不止此。歷史不單是毀滅了我們當時的錯誤，而且把無產階級戰鬭條件也完全更變了。一八四八年的戰鬭方法，在今天，不論是從任何方面去看，都是陳腐的；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借這個機會來仔細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革命底結果都是某一個階級統治被別一個階級統治所取而代；以往的一切統治階級，都只是少數者，小於被統治的廣大的民衆。某一個統治的少數者，這樣地被推翻；別一個少數者，奪得國家政權，依照自己的利益，改變國家制度。不論何時，這個少數者，是由經濟發展底狀態，使牠有統治的能力，並授牠以

統治的地位的。正因為這個緣故，也只因為這個緣故，在革命之際被統治的多數者，或是加入上面所說的少數者這一方面，或是消極地袖手旁觀。可是，如果我們把各個場合的具體內容忽略過去，那末，這一切革命底共通形態是：牠們都是少數者的革命。即使是多數者參加革命，他們也只是——不管是自願與否——為少數者効勞而已；但正因為這個緣故，或者只是因為多數者採取消極的不抵抗的態度，所以，這個少數者在外觀上就好像是代表全體人民的。

在第一次大成功之後，勝利的少數者，總是發生分裂：有一半，對於已經獲得的，覺得滿足；有一半，却還要向前進，提出新的要求，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份是投合廣大民衆底實在的或表面的利益。在個別的場合，這些較為急進的要求，是實現了，但屢屢只是暫時的；較穩健的一派，重估優勢，最後所獲得的東西，就全部或一部份重又喪失；戰敗者高喊說有叛徒，或者把他們的失敗歸咎於偶然。但是，在事實上，真相大致是這樣的：第一次的勝利底獲得物，只有經過了更急進的黨派底第二次的勝利，才得到保證；這事，以及目前必要的東西，一經成就，急進派及其成績，就

重又從舞台消失去了。

近世底一切革命，始自十七世紀的英國大革命^①，顯示了這些特徵，這些特徵好像是與每一個革命鬭爭分離不開的。對於無產階級求自己解放的鬭爭，這些特徵好像也可適用。因為，在一八四八年，對於無產階級應該循哪個方向以求得解放這個問題，有幾分理解的人，為數很少，所以，這些特徵更可適用。無產階級羣衆自己，甚至連巴黎的無產階級，在既已獲得勝利之後，還絕對不知要跑哪一條路。但還是有了運動——本能的、自然發生的、不能壓止的運動。這一次的革命，可不是要在這樣的形勢中謀成功嗎？這一次的革命當然是由少數人所領導的，但這一次並不是為着少數者底利益，而是為着多數者底真正的利益。在一切的較長久的革命時期中，自己擠到前面來的少數者，他們用一些動聽的騙人的主張，就很容易把廣大的民衆爭取過去，那麼，這些把他們底經濟狀態反映得最真確的思想，這些思想只是他們底要求——他們

① 關於英國革命，請參閱恩格斯所寫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譯本序言。

對於這些要求，自己尙未理解，而只是漠然感到而已——底明顯的合理的表現，廣大的民衆怎不爲這些思想所動呢？當然，民衆底這種革命心情，一旦幻想消失，失望襲來，就常常很快地轉變爲倦怠，或甚至驟變爲正相反的心情。但在這裏，不是要提出騙人的主張，而是要實現大多數者本身底最特有的利益。大多數者在那個時候，對於這些利益，一定還沒有看清楚，但在實現這些利益之過程中，他們親自看到明明白白的事實，他們一定不久也就清楚了。現在，正如馬克思在第三篇論文中所證明的，從一八四八年『社會』革命所生出的資產階級的共和政府，在一八五〇年，其發展使實在的統治權集中於大資產階級——他們是傾向保王黨的——之手；在別一方面，使一切其他社會階級——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都團結於無產階級之周圍。所以，當共同勝利時和在共同勝利後，不是他們，而是無產階級——經驗使他們聰明起來了——一定變成決定的因素，如果現在的形勢是這樣，那末，豈不是有充分的希望可把少數者底革命轉變成爲多數者底革命嗎？

歷史指摘出我們以及那些與我們抱同樣思想的人都是錯誤的。歷史指明出：在那